小荷尖尖

狼的旅途

普陀二中城北校区八(9)班
学生记者 陈叶晗(证号D1003)

风雨欲来，黑云裹挟着怒意，沉沉地威压在天空一角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一切摧枯拉朽。西藏尕玛尔草原上，小狼崽灰毛一家对此一无所知。灰毛四个月大，父亲在它出生前就被猎人射杀了。怀孕的母狼在仓皇中产下了两只狼崽，一只强壮，一只弱小，弱小的那只正是灰毛。

暴雨倾盆而至，足足下了两天，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腥味。清晨，灰毛和妈妈哥哥在山洞中睡得正香。忽然，一块小石头从洞顶坠落，狼妈妈警觉地起身到洞口观望。眼前土黄色的稀泥夹杂着石块，正缓慢地从山坡上流淌下来，如同狞笑的恶魔，欲把大地吞噬。

泥石流！妈妈立刻叫醒了狼崽，催促它们赶紧逃走。灰毛踉踉跄跄跑在最后，在经过一片它们常去喝水的河滩时，它脚下一滑掉进水里。求生的本能让灰毛奋力在水中扑腾，并发出“嗷——嗷——”的求救声。可暴雨淹没了呼救，哥哥和妈妈毫无察觉。眼看就要被淹死，灰毛急中生智，两只前爪紧紧攀住岸边的岩石，把头伸出水面喘气。与此同时，两只后爪勾住河底的水草，以免自己被冲走。左后腿被石片割了一道口子，非常痛。它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全身力气把身体往上一提，后爪攀住河岸，上半身顺势往前一扑，便趴倒在河岸上。眼前妈妈和哥哥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直至不见。灰毛摇摇晃晃从地上站起来，甩甩身上的水珠，跌跌撞撞往前跑去。

此刻的灰毛狼狈极了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平时坚挺的耳朵和尾巴都耷拉着。它跑进一片森林，浑身发抖，越发感到四肢发软、神志不清。看到前面有个树洞，它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，不一会儿就沉沉睡着了。

一股带着血腥味的浑浊气息扑到灰毛的脸上，把它弄醒了。它费力睁开惺忪的睡眼，一张比猫凶悍比虎柔弱的脸正对着它喘粗气——是一只藏猞猁！它的皮毛在太阳下闪着亮光，胡须微微颤动，见灰毛醒了，立即发出一声啸叫。灰毛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与藏猞猁对视了一会儿，这才回过神来，一骨碌往洞外冲去。

暴雨已经停了，外面十分潮湿，枯叶发出腐臭的气息。藏猞猁被称为屠狼机器，专杀几个月大的小狼崽，是凶猛的肉食兽。灰毛虽然已经四个月大，爪牙已然锋利，可以独自捕食了，但是和成年藏猞猁打斗还是占不了上风，何况灰毛此时头昏脑涨身体不适。看来。昨晚灰毛是睡在了这只藏猞猁的窝里，当时藏猞猁应该出去捕食了。

此时，灰毛顾不上这么多，因为藏猞猁已经追了上来，这家伙一定是看出灰毛体力不济。灰毛跑得越来越慢，藏猞猁追上了它，正要一口咬过去，灰毛却一下子跌倒，向前滚了好几米，还一头撞在树上，痛得绝望哀叫。藏猞猁得意地走上前，谁知道只听“咔哒”一声，后腿被隐藏在树叶中的捕兽夹夹住了。它不停咬着捕兽夹，可再锋利的牙齿也咬不断钢铁。不一会儿，就崩掉了一颗，痛得它不断呻吟，灰毛趁机爬起来飞快地逃跑了。

不知跑了多久，又渴又饿的灰毛找了棵树坐下休息，它实在太累了。它把鼻子贴在地面上使劲嗅闻，希望能找到熟悉的气味。但可恶的暴雨冲掉了一切，灰毛什么也闻不到，它只好起身继续盲目地往前走。正当灰毛疲惫不堪再次停下的时候，看到右前方有一只准备回洞的野兔，它立刻蹿了上去，直接挡住了兔子洞，野兔没办法进洞，只好扭头就跑。

经过一段拉锯战，灰毛和野兔的距离渐渐拉长，毕竟灰毛拖着病体，体力不支。眼看野兔兜兜转转又跑向了洞口，灰毛无能为力，只能放慢脚步沮丧地想：哎，又要饿肚子了！突然，一只高大健壮的花豹猛地从另一头扑向野兔，直接按住它，一口就把喉管给咬断了。灰毛看了一眼花豹，不想和它纠缠，转身便走。

没想到贪婪的花豹把野兔丢到草丛里，又来追杀灰毛。花豹岂是病中的灰毛能够匹敌的，不一会儿花豹便追上了灰毛。灰毛知道再跑也没用了，只好转身和花豹缠斗。它咬住花豹的耳朵，花豹咬住了灰毛的尾巴，空中一下子飘满了带血的狼毛和豹毛。

这时，灰毛感到屁股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它知道，自己的尾巴被咬断了。灰毛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强烈的怒火，它狠命地将嘴里的豹耳一扯，花豹的耳朵也被它咬断了。花豹同样怒发冲冠，一掌朝灰毛拍了过去。灰毛被拍翻在地，还没来得及起身，花豹就压住了灰毛，张着大嘴朝灰毛的喉管咬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灰毛一甩头，伸出前爪在花豹的脸上一阵乱抓，其中一只爪子直接插进了花豹的右眼。花豹惨叫一声，一口咬住灰毛的前爪，用尽全力咬了下去。灰毛仿佛听到前腿传来骨头断裂的脆响，它胡乱踢蹬着剩余的三条腿，终于挣脱了花豹，一瘸一拐跑向森林深处。这次，花豹终于放弃了追逐，没有跟上来。

跑了不知多久，直到身上再也没有力气，灰毛才停了下来，低头舔着身上的伤口。可是断掉的尾巴和前腿再也无法修复了，前腿的下半截已经失去知觉，与上半截只有一点皮肉连着，血已经流干了。灰毛知道这截断腿是自己的累赘，它一狠心，彻底咬断了受伤的前腿。空气中飘浮着浓浓的血腥味，灰毛叹了一口气：今天注定要饿肚子了。

灰毛执着地寻找着妈妈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。这一年里，灰毛经历了许多苦难，成长为一头健壮的大公狼。美中不足的是断了尾巴、瘸了一条腿。

又一个平常的傍晚，夕阳已经西沉，灰毛正百无聊赖地在尕玛尔草原上漫步。它刚刚捕食了一只小马鹿，肚子饱饱的。一声狼嗥隐隐约约飘进灰毛的耳朵，它顿时打起精神，竖起耳朵看向狼嗥的所在之处——

是狼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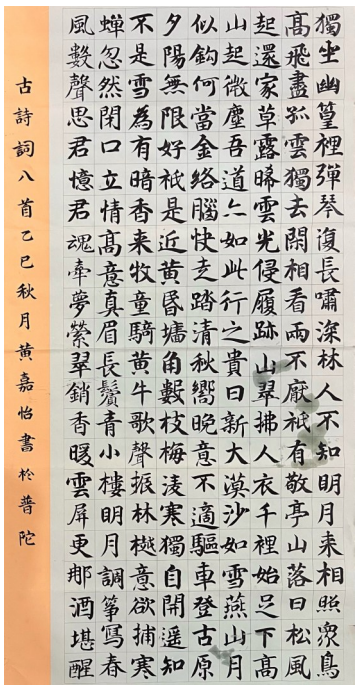
它独自在外漂泊一整年，已经脱离集体很久了，对妈妈哥哥的思念已经变淡了不少。但不管是不是妈妈所在的狼群，它都想去看看，兴许还能跟现任狼王较量一番。灰毛撒开三条腿，向着狼群奔去。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它看见狼群中有一匹老母狼，样貌无比熟悉。竟然是妈妈！灰毛一下子停住了。此时，妈妈也看见了它，脸上表情骤变，先是惊讶，再是喜悦，接着又变得冷漠。妈妈后退了几步，脸上出现了敌意和厌恶。虽然灰毛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知道一头流浪的公狼是会被排斥的，但它心里还是涌动着悲伤。

这时又有一头公狼走了过来，一看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便知是狼王。可是那毛色和身形又是那么熟悉，是哥哥！已经当上狼王的哥哥看了它一眼，也认出了它，却发出一声嫌弃的嗥叫。灰毛长久地凝视着妈妈和哥哥，最后，它深情地向它们嗥叫了一声，转身跑向广阔的草原。这是一段旅途的结束，也是另一段旅途的开始。

夜已深。深蓝色的夜幕中缀着一轮明月，空中隐隐约约盘旋着几只秃鹫的影子。灰毛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浓烈的欲望，具体是什么它自己也说不上来。它来到一处开阔之地，扬起尖尖的狼嘴，对准空中的月亮，发出了一串悠长而凄厉的狼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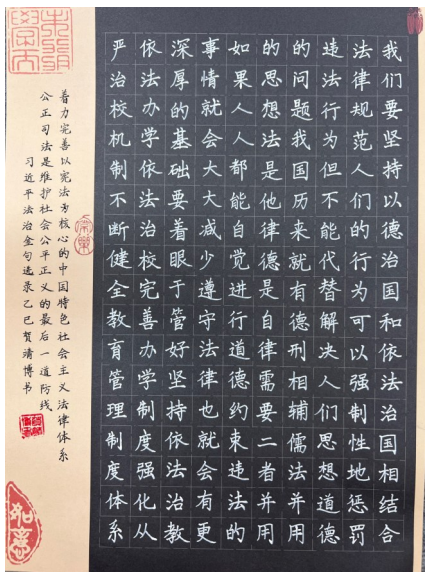
园林

沈家门小学二(3)班小记者
茅淑嘉(证号D04037)



书法作品

普陀小学六(1)班小记者 黄嘉怡(证号D0184)



书法作品

六横镇中心小学四(2)班小记者
贺靖博(证号D06262)